

史料

Historical Archives

第三黨專輯（續）

Third Party Special Collection (II)

中央組織會調查科編*

Edited by KMT

生產黨與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活動現狀

（廿五年二月編）

目 錄

第一編 生產黨

第一章 生產黨最近對時局之主張

第二章 生產黨所屬組織系統

第三章 生產黨之幹部份子總調查

* 1. 中央組織會調查科係指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調查科，本件原始文件全稱為「第三黨專輯」，為手抄本。專輯依序輯有「第三黨總報告」（民國 22 年 8 月 3 日）、「第三黨調查總報告」（民國 21 年 10 月）、「生產黨與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活動現狀」（民國 25 年 2 月）三單元，惟第一單元內文部分字跡模糊難辨，只得割捨。原件現存法務部調查局局史館。

2. 「史料」之轉載，以忠於原始文件為原則，對於內容之正確性未做鑑別，筆誤部分亦未校正。部分明顯錯誤處之研判，以括號楷體字標示；原件不清楚部分，以●標示。

3. 原件為一冊，由於內文較長，分次刊載。

- 第四章 與生產有關係之外圍組織及其活動
 - 第一節 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
 - 第二節 生產黨職工委員會之活動
 - 第三節 青年救國會
 - 第四節 學生運動
 - 第五節 上海職業救國會
 - 第六節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 第七節 生產黨人之活動
 - 第八節 陳銘樞之暗中指使
- 第二編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
 - 第一章 行委會最近對時局之主張
 - 第一節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臨時綱領
 - 第二章 行委會最近之活動
 - 第一節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之成立
 - 第二節 民族解放委員會之策畧
 - 第三節 同興互助社之組織
 - 第四節 行委會人物之活動
- 第三編 生產黨與行委會之關係
- 附錄
 -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對時局宣言

第一編 生產黨

第一章 生產黨最近對時局之主張

生產黨最近對時局之主張，從其反日會行動綱領中可窺見一斑，其綱領之原文如下：

- 一、動員全國海陸空軍對日作戰，收復失地。
- 二、全國民眾總組織一組織義勇軍、抗日會、救護隊、宣傳隊、募捐隊等對日作戰。

- 三、全國民眾總武裝一要求發給兵工廠軍械和海外進口的武器，武裝全體民眾對日作戰。
- 四、組織反日救國的人民自衛政府。
- 五、沒收日帝國主義在華的財產銀行企業，充作抗日的戰爭經費，此外應以全國國庫收入與向全國募捐充抗日戰爭經費。
- 六、聯合台灣朝鮮和一切在日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民族及一切同情中國民族革命的國家及民族進行抗日戰爭。
- 七、爭取抗日反帝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絕對自由。
- 八、援助東北義勇軍及一切抗日的革命武力。

上項反日會係周逸蘇、李鉄民等所組織，其行動綱領多從共產標榜之抗日綱領中抄襲而成，近在上海成立所謂文化界救國會，與生產黨實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該會於二月二十四日所發表之對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辨正，言論荒謬，生產黨之政治主張由該辨正書中亦可知其一二，茲將該書原文抄錄於后，以供參攷：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對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辨正

我們讀了國民黨中宣部二月十一日發表的告國人書，心中感覺到無限的失望，無限的疑慮，無限的危懼，為了國民黨的生命，為了民族的前途，為了歷史上的是非，我們不能不用血一般的赤誠，詳加辨正。

上海的救國運動，興起於華北自治運動抬頭的時候，當時華北漢奸，組織烟民，冒充民眾；華北報紙，甚至公然以漢奸理論代表民意。中宣部在那是非顛倒，國格危殆的時候，默不一言；政治當局也未能當機立斷，為有效之制裁，我們在悲憤之餘，感匹夫之責，才有救國運動之發起，兩月以來賴各地學生及民眾救國運動之勃發，和文化界正確理論之開展，輿論為之清澄，人心為之振奮，漢奸為之匿跡。如果黨國諸公，真能以民族利益為前提，對於這種現象應該是如何的愛護？即使中間有錯誤的所在，應該是如何的加以善意的指導？不幸得很，中宣部對於漢奸運動，則默加容許，對於救國運動，反疾辭厲色，誣陷侮蔑，無所不用其極！這是我們感到無限的失望的。

中宣部所諄諄告誡我們的，是勿受利用，而其所舉之事實，則為「前聞共黨密議，欲利用文化團體及知識份子，在救國的口號掩護之下，作捲土重來之計，果然不久，海上（上海）即電影救國會之出現，不久又有文化救國會之產

生。……」我們是不是受人利用？我們不願加以聲辯，好在公道自在人心，中宣部既然要國人相信他們的「丹心耿耿，一片赤誠」，我們也不過希望中宣部推己及人而已，至於所舉事實，上半段共黨密議，內情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後半段涉及救國會產生的程序，則顯與事實不符，上海救國會的產生，最初為婦女界，次為文化界，次為大學教授，再次始為電影界。中宣部所得的情報，對於這一種粗淺的事實，尚且顛倒若此，其他可知。中宣部又謂救國團體之宣言，「不曰反對中央，即曰顛覆政府」，我們檢查所有救國會的宣言，絕對沒有此種激烈的文句，這許多鉄一般的錯誤，足以證明中宣部顯然是受人蒙蔽，更足以證明其所謂「受人利用」云云，也都不過是奸人捏造事實，誣陷救國運動。這種人造謠生事，為虎作倀，究竟是何居心？中宣部何以會被其蒙蔽？是否所謂「受人利用」者，正為中宣部本身？這是我們所感到無限疑慮的。

中宣部的文告當中，居然重提久已消沉的所謂「赤色帝國主義」。我們回想到過去外交上的失策，真感覺無限的悲懷。白色帝國主義的存在，我們有過去四年餘血的經驗來證明，而所謂「赤色帝國主義」的口號，除了曾經一度造成中蘇關係的惡化，造成中國國際地位的孤立，種下近年喪權失地的遠因以外，目下已不能公然存在於國際之間。歐洲大國如英、法，小國如捷克、羅馬尼亞，從前都是蘇聯的死仇，現在都變成了好友。國家不能有一成不變的政策，在這種歷史的教訓之下，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之中，如果當局還要固執着過去的錯誤，那恐怕保持自己的歷史則不足，而犧牲民族的歷史則有餘。在這國難萬分嚴重的關頭，我們正希望當局重振中山先生「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遺訓，在外交上作正確的開展，然而，這國際視聽所繫的中宣部，竟在這時發表這種輕率的言論！我們瞻望民族的前途，真不能不感到無限的危懼。

中宣部所提出「集中力量，上下一心」的原則，正是我們所馨香祈求的一件事。我們主張，各黨各派的合作，主張停止一切內戰，全力對外，便是這種意旨。我們顧念到集中現金以后的中國，事實上已經提取到民族最后的一滴血，這最后的一滴血，我們觀察中外歷史的先例，認為只能很鄭重的用在對外抗敵救亡的戰爭上面，而不能再在對內的戰爭上作孤注之一擲。倘使那樣，那不但陷民族於覆亡，而且要根本斬絕民族的生機，而置之於萬劫不復之境。這是我們所不能不垂涕而道，希望各方萬分注意的。

過去政策上種種一切的錯誤，我們決不願在國勢危殆的今日，再忍心來算老賬，我們批評過去，為的是要使民族的前進，不要再進一步的掉入錯誤的深淵。在這種情形之下，當局只須坦白為懷，承認過去的錯誤，明示今后的方針，人民只求政府今后確能為抗敵救亡的政府，自然會一致擁護政府。我們也並不堅持立刻對敵作戰，然而，為焦慮到民族的前途，為了寒心於過去的因循坐誤，現在不能不要求一個切實有效的抗敵準備。中國的抗敵戰爭，誰都不能否認中心的力量還是民眾，為了戰爭的勝算，我們不能不認喚起民眾和組織民眾是比軍事力量更迫切的準備工作。然而，在過去幾年中間，政府不但不喚起民眾抗敵，組織民眾抗敵，而且還要強迫人民親敵。頹風所播，正氣消沉，漢奸乃敢冒充民眾。這種亡國滅種的政策，倘使沒有一種明白的糾正，我們敢說一切的抗敵準備都是徒然。我們還得指出：過去若干帶有民眾國防意義的設施，有的變成徒具形骸的官僚化，有的忽略了政治訓練而變成危險的單純技術化、工具化。這種準備，是萬萬不夠的。簡單的說：抗敵救亡，決不是少數人壟斷的權利，而必然要是大眾共有的義務，政府為示大信於人民，必須立刻解除輿論的壓迫，開放民眾組織的自由。只要這兩點能夠辦到，一切民眾力量，上下一心，還有什麼問題？

目下的問題，已經是政府肯不肯和人民合作的問題，而不是人民肯不肯和政府合作的問題，政府只須翻（幡）然覺悟，與民更始，以抗敵決心求統一，以政策轉變示大信，則一切困難皆迎刃而解，在抗敵救亡的意義之下，尤其希望當局對敵人，勿再超過最大限度的容忍，對人民從速建立最低限度的寬容。倘使一面對漢奸供以厚祿，而一面對於純潔愛國的良民，非但睚眦必報，甚且妄加誣陷，那末，充其極，恐怕要造成黨外無人民，黨內無同志的惡果。這在賢明的當局，我們相信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然而，中宣部竟見不及此，在皇皇文告中，捕風捉影，見鬼疑神，對外既以白色帝國主義與赤色帝國主義籠統的並列，以招國際上更進一步的孤立；對內復圖分配全民於白色漢奸、赤色漢奸，及被赤色漢奸利用者之三大類，以期造成獨夫救國的悲境。這樣的舍本逐末，自絕於人民，我們想念到民族的前途，真覺得是欲淚無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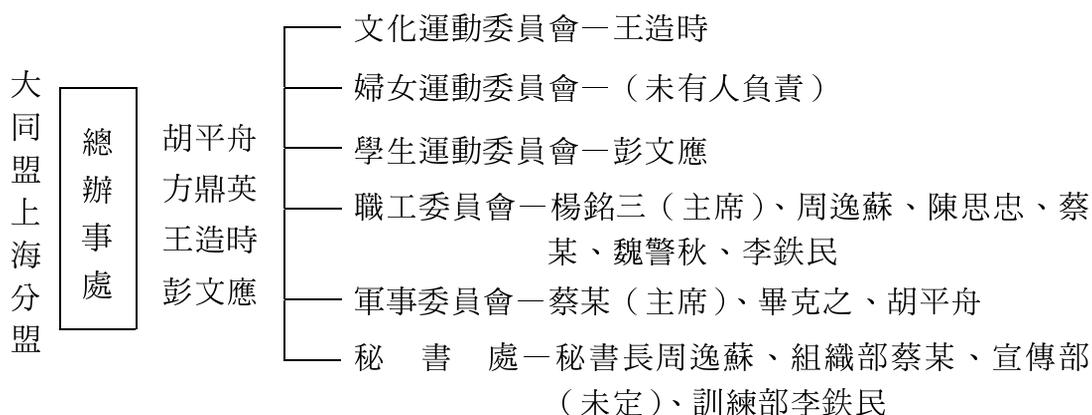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們倘使是中宣部一紙誣讟文告所能恫嚇得倒的人，我們早就不敢在「救國有罪」的環境之下，公然以救國相號召。中宣部倘使希望全國的知識份子，都變成這樣無耻的懦夫，那顯然是欲使全國

人民盡變為漢奸順民而后快。這樣國家還有救嗎？過去知識份子被殺害，青年被屠戮，已不為不多；我們所希望於當局的，是從今日起，立刻明是非，樹正義，愛惜猶存的民族元氣，維繫僅有的未去人心，以樹立上下一心，共赴國難的基礎。但是，少數播弄是非，不顧大局，蒙蔽中宣部的奸徒，現在顯然是不惜對於可以領導民眾的知識份子，用誣陷侮蔑的手段損毀其地位；將來或者他們更不惜以栽贓偽証的手段妨害其生命。這在我們，既已經以身許國，死生原所不計，我們所憂懼的，是國是不立，正氣不伸的結果，必然要招致漢奸理論的抬頭，焚書坑儒之再現，必然要葬送民（族）文化於鬼墟，千夫所指，當局恐怕也不能再抑制人民的憤慨，那樣，當局自毀其長城，自亂其陣，那裡還談得到抗敵救亡？

總之，民族戰線的完整和破裂，這責任完全在當局。我們希望中宣部顧全國民黨的歷史，顧全民族的前途，有勇氣自己出來糾正自己的謬誤！國民黨裡面儘多賢明之士，他們為了黨的歷史，為了民族的前途，一定也會出來主持正義糾正這種錯誤。（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第二章 生產黨所屬組織系統

在生產黨策動之下，在香港成立有「中華民族革命總同盟」，其組織系統如何，尚未知其詳。至該大同盟上海分盟之組織，茲探悉其組織系統如下：



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之成立，雖純受生產黨之策動，但加入之份子則不免複雜，為保證該黨起大同盟之核心領導作用起見，乃命胡平舟在大同盟中另組

黨團，其詳情如后：

胡平舟以王造時、彭文應過去均為國家主義派，此次雖參加大同盟，恐將來仍有變動，因王造時所懷野心極大，胡平舟為此特在大同盟中密組一黨團，以起領導和分化王造時之群眾作用，參加該黨團小組者均為 C.P.，計有周逸蘇、蔡某、胡平舟、楊銘三、魏警秋、李鉄民等六人，凡大同盟應作之事，均須經此六人認可，再提到辦事處討論執行，又該六人為提高個人水準計，又組織一研究會，定每星期開會一次，研究政治經濟及實際工作問題，現正由李鉄民起草研究大綱。

第三章 生產黨之幹部份子總調查

生產黨幹部份子總調查：

胡平舟：男，卅八、九歲，安徽壽州人，身高大，面黑黃長方形，頭髮向后梳，有時穿便衣，綠色嗶嘰駝絨袍，西裝褲，黃皮鞋，有時穿西裝，黑呢大衣，咖啡色禮帽（無有特點），住址不詳，每天必到青年會，及恒茂里卅一號二樓新合社。

王造時：男，卅四、五歲，江西安福人，中等身材，稍胖，面白圓形，分頭，穿咖啡色綢面皮袍（羊毛）上罩藍布長衫，穿黑大衣，較皮袍短二寸餘，特點頭髮黑硬而多，手拿衛生棍，住地丰路七十二號。

彭文應：男，卅歲，江西安福人，短小，中等以下身材，面黃白橢（橢）圓形，中稍凹，穿西裝，住址不詳，每日下午七時必到王造時家，現在外國人辦之某學校內教中國經書。

方鼎英：（未見過，不詳）

畢格之：男，年卅八歲，江蘇無錫人，住址不詳，常到小沙渡路馬白路永某煤炭號，面黃圓形，大嘴，有時西裝，有時便衣，藍斜紋布棉袍，紡綢裡（灰色），灰色呢帽。

李鉄民：住格洛克路梅邨十九號三樓亭子間后門出入。

楊銘三：男，卅八、九歲，安徽壽縣人，面黃，滿面粉刺，長四方臉，中等身材，瘦長，穿便衣，三友實業社維也納（●灰色）駝絨棉袍，上罩淡灰色長衫，黑嗶嘰西裝褲，與李鉄民同住。

周逸蘇：住八里橋路德行里十三號，三樓亭子間，每日上午九時后，下午五時前均在八仙橋青年會三樓文書室辦公。

魏警秋：又名瑞之，安徽壽州人，住小沙渡路白馬路鴻壽坊卅號三樓晒台亭子間，面長圓形，黃黑，身矮小，駝背，穿便衣，灰色條花駝絨棉袍，肥大不合身，黃皮鞋。

第四章 與生產黨有關係之外圍組織及其活動

第一節 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

- 一、生產黨為加強滬地工作起見，特派來滬指導工作。據周逸蘇云：胡平舟將赴港后對於生產黨在滬工作即詳加討論，刻已告一段落，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派唐某（后謂姓俞住神州國光社）來滬指名先晤周逸蘇、蔡某二人后，再討論上海工作，同時並介紹周蔡二人與中振坊七號王造時、彭文應二人晤面，至工作大綱及宣言，尚未探悉。
- 二、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在滬活動情形—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自派俞獻誠來滬調查各方意見后，據云各方意見尚能一致，已於一月五日下午二時在極司非而路，中振坊三號王造時處召開會議，討論上海問題，同時並公推一人赴香港向該黨上級報告滬上工作情形及今后工作計劃。
- 三、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活動份子會—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自陳銘樞派俞獻誠來滬巡視整頓上海黨部工作，連日開活動份子會三次，到會計有俞獻誠、彭文應、周逸蘇、李鉄民、蔡某、王造時、李公武等七人，其議決事項如下：
 1. 由王造時介紹同盟幹部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傳部組織部兩部工作，以便作學生運動。
 2. 周逸蘇所領導反日會內之第三黨楊大荒、何自為、沈岳，三人完全肅清出去。
 3. 對於第三黨所組成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一切內情暫守秘密以免影響下層。
 4. 由周逸蘇起草學生運動計劃，由李鉄民起草職工運動計劃，由蔡某起草宣傳計劃。
 5. 派李鉄民赴香港向陳銘樞報告，發生密切關係，俟香港寄錢到后，與張

建本同志。

6. 設法奪取第三黨下層群眾。

7. 由俞獻誠設法與上海 C.P. 發生聯繫。

8. 在胡平舟未來滬之前上海同盟由王造時、彭文應二人負總責。

四、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上海特派員辦事處會議情形一大同盟上海分盟於二月五日在王造時家舉行一次特派員辦事處會議，到胡平舟、周逸蘇、王造時、彭文應、蔡某等，方鼎英因事未到，其會議事項如下：

一、由王造時負責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中起大同盟領導作用，儘可能中吸收好的份子加入該盟（潘大逵、沈鈞仔、鄒韜奮、沈茲九均是對象）

二、由胡平舟、周逸蘇二人起草目前政治報告

三、由蔡某起草軍事工作計劃

四、由彭文應起草學生運動計劃

五、由楊銘三起草職工運動計劃

六、由胡平舟、蔡某二人聯絡東北義勇軍在滬之將領如王德林、李杜、李海青等使之參加大同盟，統一抗日戰線。

五、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秘書處已租定一中華革命大同盟自胡平舟來滬后工作異常緊張，每日舉行會議討論問題，二月三日已租定克洛格路梅邨十九號三樓亭子間為秘書處，每月租金十元，由該黨重要份子李鉄民、楊銘三二人住內辦公矣。

六、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平津特派員來滬轉赴平津一大同盟平津特派員陳希周，福建人，年卅五歲，中等身材，面長而黃瘦，穿西裝黑呢大衣，灰色禮帽，前係共黨份子，善作文，刻已由香港來滬，住北四川路虹口飯店三樓三〇三號，據彼表示在滬耽擱三五日后，即赴平津一帶開始工作。

第二節 生產黨職工委員會之活動

生產黨職工委員會開會情形一生產黨職工委員會于本月十一日下午七時假勞勃生路小沙渡路小菜場對過鴻壽坊卅號亭子間（該黨魏警秋住所）開全體職工委員會，到委員楊銘三、李鉄民、魏警秋及蔡某、陳某等五人，指導員周逸蘇，因有他事未到，議決在本周內由楊負責發展祥興麵廠、同興麵廠、華豐麵廠，共廿五個工人同志，陳負責發展，大康紗廠、電車廠、申新一廠等廿人，魏負責碼頭方面工人組織，李負責發展和豐方面工人份子，又決定每禮拜

二下午七至八時該執委會仍假魏住處開周常會。

第三節 青年救國會

青年救國會地址—上海青年救國會查係生產黨份子所組織，並在上海英租界新開路九五號設有辦事處，其背景係徐謙、胡秋原等，而日常在該處擔任接洽者為王茗生。

第四節 學生運動

生產黨在復旦大學活動之近況：據報上海復大學生此次之行動，是由陳銘樞派利用兩廣同鄉會為核心而組織成立「民族革命大同盟」所領導，該團體之領袖即女生熊獄南、譚益民、張元波等三人，上次赴京請願時是熊獄南當總指揮，若輩工作目標，一方破壞吳醒亞派所領導之學生救國會，一方積極向學校當局進攻，現在該校學生救國會已被若輩推翻而攫得領導權，于十二月卅一日上午八時開大會由若輩提出而決議之案如下：

- 一、大學訓育員高子偉、中學教務主任朱祖舜，因請願時阻撓學生，即是漢奸，應即驅逐出校。
- 二、學生特務隊李本寬有幫助學校當局矇蔽同學等情事發現，應向大會及諸同學道歉（李即在場向大眾道歉）。
- 三、復旦周刊，有周錚及唐克明二同學，做文有反對遊行請願之意，即是漢奸之行為，應將二人提出遊行，並要伊喊「我是漢奸，大家不要學我」等語。

現在該民族革命大同盟在該校活動甚力，前參加黃埔系之莫自新、任履福二人亦脫離黃埔系而加入該團體，聞該團體活動如是之大，是由女生與金錢作用之所致。

第五節 上海職業救國會

上海職業救國會於二月九日上午十時在西藏路寧波同鄉會宣告成立，情形如下：

籌備經過—自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后，該會份子即發起作職業救國會之籌備，而主持該會者計有潘仰堯、劉良模、錢永銘等外，其大部份則仍為文化界份子，開會前先由潘仰堯、楊衛玉、祝唯一等多人聯名印就通告分別通知銀行及職教社各界份子於九日前往開會，信內並附有入場券，無此券者，無論何人均不得入內，至九日上午十一時開會，十二時二十分散會，到會確有四百餘

人。

成立情形一宣佈開會后，當推潘仰堯、王造時、劉良模、江恆源、錢永銘等五人為主席團，首由潘仰堯報告，畧謂籌備成立職業救國會意義，旋由王造時演說，大意謂對外為抵抗帝國主義之侵略，立即對日帝國主義作戰，對內要求恢復言論集會結社愛國運動絕對自由，撤銷新聞檢查所，並應以民眾力量為偉大力量等語，繼唱「義（勇）軍進行曲」頗雄壯，旋即通過宣言口號簡章，末由李公樸說明群眾組織意義，后並由大康紗廠罷工工人到會報告被日人壓迫情形，要求予以援助，當場由到會各界分別捐得洋貳百四十餘元交由該工人帶去。

選出委員一該會共選執委十五人，計：潘仰堯、劉良模、李公樸、陶行知、錢永銘、楊衛玉、江恆源、李肖白、姚惠康、葉紹鈞、鄒韜奮、王造時、童乃器、夏巧（巧）尊、張雪澄。候補委員沈光烈、溫崇祿、陶教杰、吳宗文、鄭元漢、祝唯一、金元鰲等七人。

工作方針一須與文化救國會等聯絡，而該會最切要工作向外募捐，成立救國會儲蓄會，已託生活書店團訊社大眾通訊等刊物機關代收，聞定於二月十五日開第一次執委會議，討論十六日參加公祭無名英雄墓辦法，其會議地址則未探悉，惟其會所設於法租界亞爾培路二一七號。

第六節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之發起，諒由共黨所策動，但生產黨實亦有人參加，該會且大發宣言詆毀黨國，近據報，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文書章乃器，近得各方之報告，謂政府通緝伊之消息，並於近日接得無名恐嚇信，章為此即將此事報告該會，該會即開會議決，如章乃器被捕，則由馬相伯、沈鈞行、顧明、江問漁、陶行知等數十人自動赴政府請願送之入獄，經共同簽字表決心，且向會外人徵求簽字，以擴大宣傳，並又決議凡救國會會員無論何人，如有被捕，大家均同去坐牢，章乃器今又擬組織一文化界大同盟，刻正向各方進行中。

第七節 生產黨人之活動

徐翔穆不日來滬一據生產黨份子胡平舟云：同志徐翔穆不日到滬，擔任神州國光社副經理，並任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宣傳之責，同時復擬設立一中學，一方面可以訓練人材，另方面可為活動掩護，至經費一層，則已由陳銘樞負責籌劃。

陳銘樞之代表俞獻誠來滬一據報，陳銘樞最近派俞獻誠（黃埔一期學生，年約卅六、七歲）來滬，一方面活動軍事工作，其對象在華北宋哲元部下某師，並擬密秘赴南京與馮玉祥有所商量，另方面巡視上海王造時、彭文應所領導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會的工作，俞之行動極為秘密，其通訊處為神州國光社云。

第八節 陳銘樞之暗中指使

陳銘樞代表俞獻誠來滬時，曾親筆致函周逸蘇，介紹周及蔡某二人與王造時、彭文應二人見面，討論上海工作，其原函如下：

逸蘇兄：

多時未通信，念甚！現滬上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革命之發展指日可待，想兄定有一番之舉動也，茲俞獻誠同志赴滬，並另伊介兄及蔡兄與王造時、彭文應二先生一談，舟兄在港尚有待，不日亦當返滬，定有詳告也。祝好！

一德啓 十二月二十日

第二編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

第一章 行委會最近對時局之主張

第一節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臨時綱領

第三黨於閩變時本已自動宣佈解散，但第三黨之份子則仍在各種名義之下繼續為多方面之活動，近見有機可乘，大有再振旗鼓，捲土重來之勢，惟以第三黨名義既經自動取消，故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

行委會最近對時局所發表之宣言與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臨時綱領，實屬大同小異。宣言原文附錄篇名，茲收其臨時綱領，摘錄如下：

（上畧）我們認為中國可走的路，中國的生路，就是衝到民族革命戰爭的血泊中求生存。南京政府顯不能擔負這一任務的，而且他本身也決不願意擔負這一任務，我們主張召集全國人民非常代表大會，來擔負這一任務。

人民非常代表大會的代表，由一切真正反帝反日的組織中和不帶漢奸意味

的各職業團體選舉出來。

人民非常代表大會宣佈：

1. 對日宣戰。
2. 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
3. 沒收日本在中國的財產、沒收漢奸以及軍閥官僚的財產，並征收財產累進稅，充對日戰費。
4. 改編全國現在的一切軍隊為民族革命軍。
5. 武裝全國工農勞苦大眾。
6. 沒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和民族革命軍的士兵。
7. 頒佈勞動保護法，實行七小時工作制，童工的工作不得超過六小時。
8. 國內的少數民族有完全的自決權。
9. 一切革命的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
10. 戰時一切重要企業和銀行均歸國家管理和監督。
11. 取消南京政府，取消南京政府所頒佈之緊急治罪法、民眾團體組織法、出版法等等法令，否認南京政府所訂結的一切賣國條約。
12. 宣佈聯俄政策。
13. 組織中華民族革命臨時政府。
14. 成立人民議會，非常代表大會閉會時，人民會議（議會）為全國政治的最高指導機關。

第二章 行委會最近之活動

第一節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之成立

第三黨份子彭澤湘等因不滿陳銘樞所領導之生產黨，已另行組織新團體，茲據楊大荒云：彭等以該新團體未有名稱，刻因章伯鈞由日返港已與討論再三，決取名為中華民族革命解放委員會，該會所發宣言刻已寄到上海，港方不日亦有人來滬，即將開始活動，又悉該委會以李濟琛、彭澤湘、章伯鈞三人為總負責人，以兩廣李、白二人之軍隊為基本力量。

第二節 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活動之策畧

第三黨自於去年與生產黨分家，另行組織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后，已開始各處活動，現下上海首腦部已組織成功，其負責人如下：

1. 總負責人 俞 松，江西人，過去為暨南大學學生。
2. 宣 傳 部 楊大荒，立誠職業中學校長。
3. 組 織 部 何自為，中國新聞合作社副社長。

該輩自元旦日起加緊工作，尤以楊大荒、俞松二人最緊張，企圖佈置上海學生運動，復旦大學亦有該黨份子參加。

又楊大荒云：第三黨刻下在滬活動之策畧如下：

1. 與王恪成合作，由沈岳、季芳，二（人）包圍王恪成，表面上擁護王之協力分配主義，目的在奪取王之群眾為己有，另方面再請王恪成將第三黨份子介紹到廣州陳濟棠部下活動，拉攏陳部下級軍官，以擴充力量。
2. 對於此次全國學生運動，極力設法奪取領導權。
3. 與共黨合作。
4. 由朱雲山等在華北設法拉攏宋哲元合作。
5. 用挑撥離間方法，拉攏上海及其他各地生產黨下級群眾，現已開始在王恪成前極力破壞蔡某，並說是與漢奸金民天有關係，蔡不是抗日份子，使王蔡二人分離，然后由王恪成拉攏之，此外又破壞胡平舟，謂胡在香港每月領款五百元，對人說是二百元，自胡赴日后，每月仍有二百元，寄交周逸蘇，而周領此款不公開，亦不做工作，香港陳銘樞方面對胡周二人不滿，其用滿（意）在使生產黨下級不滿胡周二人。
6. 由王恪成關係拉攏李杜、王德林二（人），企圖在奪取東北義勇軍領導權。
7. 由季芳利用中央軍舊有關係盡量設法拉攏，季芳前此赴江西拉攏陳誠不得志而返，刻下改變方針，拉攏下級幹部。

第三節 同興互助社之組織

前第三黨組同興互助社—上海劇聯主要份子歐陽予倩及前第三黨主要份子徐謙等，現時利用退伍軍人鄒椿、張以仁等在法租界貝當路六十二號內，組織同興互助社，拉攏一班雜色份子，以圖發展實力。

第四節 行委會人物之活動

第三黨何自為赴華北活動—第三黨份子何自為（化名開森）自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派俞松至滬協同活動后，今何又奉該會使命赴華北活動，何所擔任上海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組織部一職，改由沈岳擔任，何決於本月九日

下午四時搭京滬聯運車先到南京暫住三日，然後由京直赴天津。

第三黨派人來滬活動—第三黨以此次全國學生運動之蓬勃，除於去年十二月一日發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對時局宣言后，並另派俞松來滬與第三黨殘餘份子楊大荒、馬芳、何自為、沈岳、陳唯中、莊明遠等聯絡，謀組織一上海首腦部領導機關，現俞松住法租界馬浪路華北公寓二樓十三號，行動非常秘密，工作極其緊張，近動員該黨殘餘份子四出活動。

第三編 生產黨與行委會之關係

前第三黨與生產黨分裂之原因—據陳銘樞代表俞獻誠云：第三黨在人民政府失敗后，即無條件加入陳銘樞所組織之生產黨內，當時即組織人民革命委員會推動各地工作，殊不知第三黨彭澤湘等私懷野心，在生產黨內陰謀挑撥離間，對陳銘樞之地位大有取而代之之勢，陳銘樞察至此，雖想反對，但無法下手，及后乃以不發經費給各地工作人員，作消極對付，彭見此情形，即擬退出，自成一派，因此陳則將計就計，將所有工作一概停止，藉此將第三黨整個肅清，只留社會民主黨及共黨份子存在，直至現在，方正式開始各地工作，而第三黨亦自組織一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現尚未正式工作云。

附錄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對時局宣言

日本帝國主義者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成立的所謂華北自治政府，雖到期流產，但未越五日，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終於在於日本槍尖支持下出現了，同時，日帝國主義者復以大兵數萬蹂躪平津，佔領鐵道、扣留車輛，作擴大偽組織的行動。由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和「防共自治」這名稱來顧名思義，可以証實日本帝國主義者將不惜以任何手段，在最短期內，奪取華北和西北的決心。亦可以斷定，倘中國不變為朝鮮第二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併吞行動，決不至終止。這一點，特別在現在看來，比日月經天更為明顯。

因此，中國的人民，目前除了以民族革命戰爭，回答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的暴行，足以保障華北和西北，收復失地，解放中華民族而外，其他一切的方法，都是自殺的方法，都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者便（更）順利的吞併中國的方法。

我們完全承認，侵略中國的，欲將中國淪為典型的殖民地的，不只一日本帝國主義者，英美等帝國主義者同樣有此計劃，所不同者，只是各帝國主義者相互間之利害的不同，和獨吞共管瓜分等形色的分別而已。然而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國際環境，估量英美在目前還不至以武力和日本爭奪中國，欲乘機捷足先登，攫取中國，置諸日本鐵蹄之下，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因此，中國的反帝民族革命戰爭，應自對日宣戰始。

對日宣戰，是中華民族求解放的革命戰爭，決不在某一帝國主義者命令下打擊日本的軍事動作，也不是將軍們輕視民眾的抗日行動，前者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其害相等的卑劣行為，後者是離開民眾無勝利可能的個人英雄舉動。可是我對於抗日英雄，仍然表示敬意，我們希望全國軍人，要做抗日英雄，不要當漢奸、作軍閥，同時，我們須指出一切的抗日英雄，應該有進一步的政治覺悟，求得抗日勝利的保障，即應該在其抗日的行動中，盡可能的武裝民眾，掩護民眾的革命行動，與民族革命的怒潮匯為一流，形成民族革命戰爭，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因為民族革命的戰爭，就是一切（被）壓迫的民眾，群起而與壓迫者作最後生死決鬥的行動，這種行動，乃廣大的群眾的行動，一經爆發

不得勝利，斷不罷休。所以只有民族革命戰爭，才是反帝反日勝利的保障。

在發動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中，我們必須認識，一切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中國，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憑其本國的武力，而且在中國以內，有其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在中國，有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的集團，為一切帝國主義者鎮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屠殺和監禁中國的革命的和進步的份子，出賣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往事不說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有人請求國聯共管中國，有人在事實上承認偽滿，與偽滿通車通郵通電，有人與日本訂立塘沽協定，有人改訂有利的日本的新關稅稅則，有人制止排日運動和抵制日貨運動，有人公開提倡中日親善，並抬出孫中山的言論，藉遺教以作護符，有人接受日本的命令，撤換冀察平漢等地的軍政長官，解散華北國民黨黨部，調開平津的軍隊，取消北平的政委會和軍分會，有人代日本在平津香河各地不斷的暴動，有人接受日本的命令，進行組織所謂華北自治政府，和成立冀東偽防共自治委員會，有人扶日自重以反對南京，有人承日本的意旨，組織河北經濟協會，組織赴日經濟考察團，組織中日貿易協會，實現所為（謂）的中日經濟提携，這些都是有目共覩的事實，我們相信，此類尚為世人所知事實，為數必在十百倍以上，而在暗中活躍的漢奸，其數當在千百倍以上。試問那些當漢奸的是些什麼人？事實證明，當漢奸的，不是素來受大人先生們所鄙視的無衣無食的工農勞苦大眾（眾），而是些正在統治國家的所謂黨團要人，各省當局，下野濶人，銀行界巨子，實業界領袖體面紳士等。換言之，當漢奸的，就是那些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因此，我們堅決的指出，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絕對不能與反國內的軍閥官僚買辦豪紳的戰爭分開。

同時，我們必須指出，民族解放，不能視為抽象的名詞，而應該認識其具體的實質。中華民族解放的實質，就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勞苦大眾，從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的榨血機下解放出來。在中國受剝削最重而人數又最多的就是農民。極大多數的農民，沒有土地，他們須得忍受地主的殘酷的半封建的剝削，方能得到地主的耕種，以維持其半飢半飽待斃的性命。可見中國土地革命，便是中華民族解放的主要內容，除開土地革命，則民族解放必成為官僚政客欺騙人民的術語。我們堅決的主張，民族解放與土地革命絕對不能分開，在民族革命戰爭中，必須豪（毫）無顧忌的進行的澈底的土地革命。

南京最近居然放出抗日空氣，同時南京的統治者在這種空氣中鄭重聲言，「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友邦之政治協調」，「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可見在南京統治者的眼中，日本帝國主義者侵佔東北四省，不算侵犯「他們的」主權，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逮捕中國官吏，命令中國撤換軍政長官，解散訓政的國民黨黨部等等，都不算侵犯「他們的」主權，而且應該以中日親善去報日本恩惠，日帝國主義者在華北組織偽政府，並且直接佔領中國的鐵道，亦算不侵犯「他們的」主權，而且應該派王正廷東渡扶桑，與日本「友邦」謀「政治協調」，然則怎樣才算侵犯「他們的」主權？如上所述，則只有日帝國主義者不要他們當漢奸的領袖，才算侵犯了「他們的」主權，只有日帝國主義者一定粉碎南京統治者的政權，才算到了他犧牲的最後關頭，只有這樣將南京統治的利益與民族國家的利益完全分開，才理會得南京統治者的聲明的真意，否則南京統治者的聲明，便絕對無辦法解釋。

事實也正是如此，日帝國主義者對中國和南京統治者的態度，是絕不相同的，日本對中國，是無條件的要吞併，對南京統治者，則只是要他們斬斷與英美的關係，放棄雙料漢奸的資格，而專充單一的日本的漢奸，這幾年來，日本對南京統治者的態度便是如此。南京統治者也曾相當的接受日本的意旨，如罷免宋子文、羅文幹，重用汪精衛、黃郛等，但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這一客觀形勢的限制，使南京統治者只能在某種限度內御承日本的意旨，而不能全如日本所願，日帝國主義者志在急於獨吞中國，南京統治者既形格勢禁，難於放棄其雙料的漢奸的資格，則日本帝國主義便只有不要南京統治者當漢奸領袖，而另行提撥其他漢奸充任，因此又得粉碎南京統治者的政權，這由不久以前蘇田的宣言中，可以窺見。這就是日本目前對南京態度，也就是南京放送抗日空氣的由來。

南京放送抗日空氣，一是向日要挾，一是向英美獻媚，一是欺騙民眾和軍隊，一是壓迫國內不屬於南京系統或反南京系統之軍閥官僚，其作用如斯而已，二加二等於四不能有更大的數目。「南京統治者現時一方面雖然要挾日本，另一方面仍然在向日本告哀，王正廷之赴日，所負的定是這使命」。我們認為如果日帝國主義者不變更其對南京的態度，英美帝國主義反對日本之獨吞中國而予南京以某種援助時，則南京統治者所謂的犧牲的最後關頭，也許到來，倘若南京果真有謂抗日的那一天，則對民眾的壓迫，必特別的加緊，必盡

情的制止民眾的革命行動和屠殺革命份子。同時必然作戰中繼續向日本乞憐，求日本的饒恕，如果日本不允許時，南京的動作，也決不是死拼，而在短期抵抗之後，立即退卻，以保全實力，這些都是在今天可以預言的事。

我們應該鄭重聲言，中華民族的解放，斷不能屬望南京統治者和南京系統以外之一切軍閥官僚等反動集團。而只能求之在己，只能由工農勞苦大家（眾），以及一切之真正革命份子自己動手，來完成這歷史的大業。而且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是登堂入室的時候，更不能束手待斃。

因此，我們主張，召集人民非常代表大會，由一切真正民眾組織和革命的政治團體及革命軍人選派代表參加。在代表大會中，應該決定：

- 一、對日宣戰。
- 二、取消不平等條約。
- 三、武裝工農，並改編現時的軍隊為民族革命軍。
- 四、沒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和民族革命軍的兵士。
- 五、頒佈勞動保護法，規定七小時工作制。
- 六、宣佈革命民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一切的自由。
- 七、取消一切的苛捐雜稅，取消國民黨所有公佈壓迫民眾的一切法令。
- 八、沒收日本在華的一切財產，沒收漢奸的財產，並征收財產累進稅，以充戰時經費。
- 九、戰時由國家管理和監督一切重要企業和銀行。
- 十、成立中華民族臨時革命政府。
- 十一、成立人民會議，為大會閉會後之最高政治指導機關。

我們承認，中國現時沒有一個廣大的群眾的黨派，因此，認為一切革命的黨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後關頭中，應該放棄其宗派的偏見。在反帝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兩大原則之下，形成鞏固的聯合戰線，組織統一的行動指導機關，我們並且承認，現時國內一切革命黨派，不能抱（包）括全國的一切革命份子。因此，我們希望全國一切革命的份子，應該覺悟到組織的威力，應該從速成立其各自組織的單位，以與國內各革命的政治單位聯合，共同負擔民族解放的艱苦和迫切的任務。

我們承認，中國現時的蘇維埃政權和幾十萬的紅軍，乃是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的產品，他們是和帝國主義者

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絕不能妥協的一個革命力量，同時也絕非上述反動集團所能消滅的一個力量，我們對中國蘇維埃和紅軍的意見，主張承認蘇維埃是其現有區域內的政權形態，同時主張將紅軍調出與民族革命軍共同對日作戰。不僅如此，我們主張世界上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革命民眾聯合，並首先恢復大革命時期的聯俄政策。

我們承認，在反動的國民黨中，特別在國民黨的軍隊中，有不少的覺悟份子，但是我們應該指出，國民黨已經是無可救藥的反動集團，國民黨的團結，只是團結賣國，過去事實上的教訓是如此。而在理論上，中華民族解放的事業，乃是全國工農勞苦大眾的事業，斷斷乎不是國民黨的家事。有國民黨籍的覺悟份子們，不要和國民黨再存絲毫幻想了，你們應該公開的或秘密的走到全國民眾革命的營壘中來，共同為中華民族殺出一條生路來！

中華民族最後的生死關頭到了，全國被壓迫的工農勞苦大眾們，起來，起來！

～全文刊完～